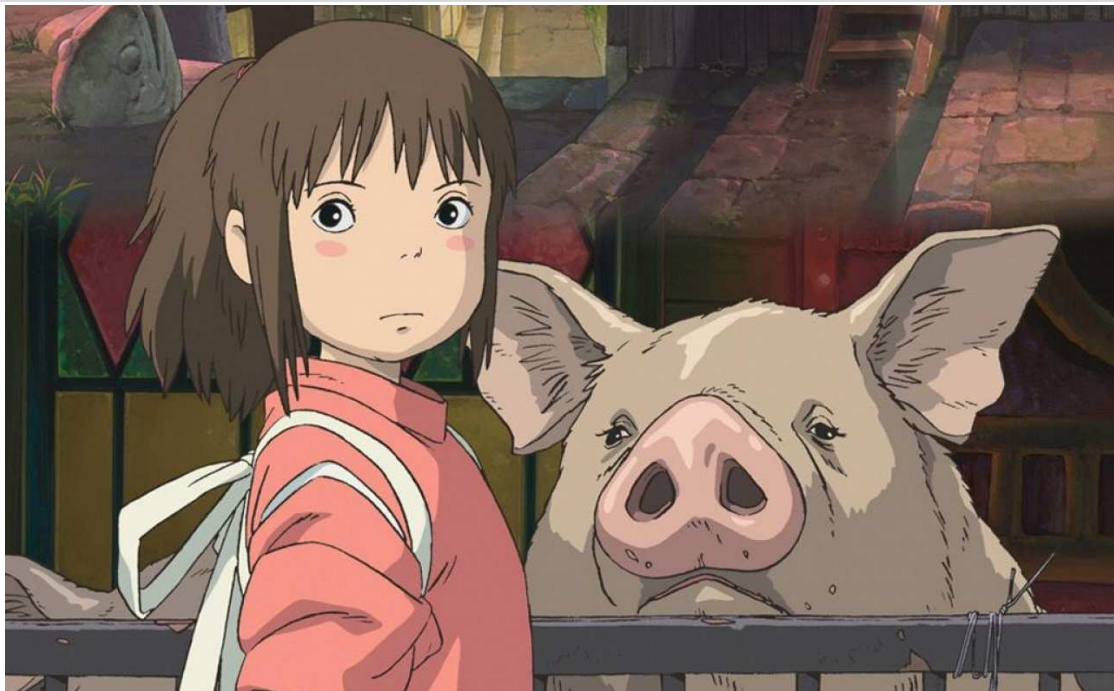


从神学和宣教进路探究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千与千寻》<sup>1</sup>

之浮世绘及解脱迷思之出路

何嘉雯

「隧道尽头的另一方，是神秘怪异的世界！」<sup>2</sup>



**前言**

基督徒活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历史和处境中，除了持续操练生命，坚守信仰，广传福音外，若蒙神恩赐，有机会研修神学，更有责任在浩瀚的神学领域中，参考前辈丰富的属灵遗产，于活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反省和整理信仰，并通过不同的媒介，与人对话，回应世界。<sup>3</sup>

眼下的后现代和全球化的世界，不同种族、历史、文化无疑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受造人类。而事实上，从文化层面上的种种标识（Icons）和记号（Symbols），多少能窥见不同国家和种

<sup>1</sup> 「千与千寻」动画，日语原文为：『千と千尋の神隠し』；英文译名：“Spirited Away”

<sup>2</sup> 「千與千尋」動畫的主調名句，日本語原文為：『トンネルの向こうは、不思議の町でした』

<sup>3</sup> 余达心：《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台湾，校园，2008），页 42。『神学不单要处理教会的内患，也要为教会探索如何响应世界的需要。』

族人民的生命观和信仰思想，以及其隐藏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sup>4</sup>

电影作为当代世俗的流行媒介，多少能反映人类生命各个层面的状态。<sup>5</sup>而日本动画电影（アニメ，Animation, Animated cartoon, Animated film）可说是日本的国粹，在其亚文化（subculture）<sup>6</sup>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动画不是漫画，它是将静态的漫画赋予活力和动感并运用电影制作手法而融合一体的视觉艺术；或多或少呈现现实社会和人性之本相，反照创作者的心灵和良知；以及对理想人性、世界、环境的期盼。

笔者对于日本动画深感兴趣，尝试透过观赏《千与千寻》；并阅读关于日本历史和日本宗教发展的书籍，以及宫崎骏的亲身剖白内心世界和创作理念，来解读《千与千寻》背后隐藏的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人性之描绘、现实和理想世界的矛盾；从而探究宫崎骏的文化理念、价值观、生命观、信仰观；整理他对「反战」、「自然」、「环保」、「人性」的关注点，展示他对脱离现实建立理想环境的渴求。并尝试采用神学的进路，参考神学家包括加尔文、根顿、田立克和当代余达心牧师在各个神学领域中的思想和见解，从而探索宫崎骏理想世界实现的可能性。以期展示一个沟通平台，让神学与现实的日本文化和民族意识对话。

日本国一向被视为「福音硬土」，基督教信仰传入日本已有 450 多年，但今天福音派信徒人数仍少于全国人口的 1%。<sup>7</sup> 身处岛屿的大和民族带着「武士道」精神（大和魂）<sup>8</sup>，以及「菊与刀」<sup>9</sup> 独特的民族标识，却曾在历史舞台上扮演战败国的角色，又常经忧患，遭受自然灾害的威胁。

在 2011 年日本东北遭受严重的地震和海啸蹂躏，人心活在惶恐中。笔者于同年加入了 OMF（香港海外基督使团）的日本关注小组，定期为日本代祷守望。藉著上帝的引导，帮助我更

<sup>4</sup>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Oxford, 1959, p42. “For language is the basic cultural cre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no cultural creation without an ultimate concern expressed in it. He who can read the style of a culture can discover its ultimate concern, its religious substance. This we will now try to do in relation to our present culture.”

<sup>5</sup> Christopher Deacy, <Faith in Film - Religious Themes in Contemporary Cinema> (University of Kent, UK, Ashgate, 2005), p137. “Religion is, rather, implicit in many aspects of human lif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film industry is one of many contemporary secular agencies that have taken on many of the functions that we would historically associate with traditional religious institutions.”

<sup>6</sup> 进入 1990 年，日本漫画和动画被命名为「おたく文化」（御宅文化），属于サブカルチャー（subculture），归入大众文化的体系中，是相对于高级文化（High Culture）而言的。

<sup>7</sup> 香港差传联会：《往普天下去》（总第 181 期，2016/1-3 月号），页 9。

<sup>8</sup> 张石：《靖国神社与日本生死观》（香港：南粤出版社，2015），页 103-105。『日本武士道最为强调的精神有两个，其一为忠，其二为知耻。而“忠”和“知耻”都具有绝对性，至于主君是否有错误，不在侍从的探讨范围之内。……而日本的武士道，把忠作为最高境界，中国儒家所推崇的仁，在日本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尽忠知耻是最高表现形式，为忠和耻而死，最为圆满。』

<sup>9</sup> 张石：《靖国神社与日本生死观》，页 174-175。『当历史的钟摆摆向王朝文化，就体现出日本文化“菊与刀”的性格中的一面——优柔悱恻、纤细玲珑、哀婉凄切、悲怜生命；当时代的秒针指向武家文化，就会体现出其文化性格中“刀”的一面——勇猛暴戾、精忠不渝、知耻少仁。』

多認識大和民族，反思過去自己與日本人談道的體驗和感受。並繼續為他們得著救恩祈禱守望，警醒預備，隨時用智慧、愛心、憐憫的心腸與他們分享福音。

## 简介日本动画的发展和意义

若说漫画（マンガ、Manga）和动画（アニメ、Animation）是日本人的精神食粮实非夸张。在 1918 年，日本制作了第一套以日本原著《桃太郎》改编的同名短篇动画电影。自第二次大战后，不少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如漫画和动画的所谓「大众文化」（Taisyubunka）；著名的东映动画股份有限公司于 1956 年成立了。又 80 年代起「亚文化」（サブカルチャー、subculture）的观念输入日本，到了 90 年漫画和动画被视为「混合媒体」（Media Mix），二者并驾齐驱，火速发展。

到了 1963 年，轰动全国，赋予手冢治虫连载漫画生命力、被誉为最具规模的第一部日本电视动画「铁臂阿童木」正式广播了，从此开创了漫画和动画相互融合的领域，为动画电影奠下发展的基础。

而事实上，一種独特的视觉文化，确实反映一個國家的實力和国民的创作智慧。日本动画建构在人本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教育的载体，往往從孩子的視野视察世界，发现他们的关注点；又将现实与虚幻交错和融合的创作世界，帶回孩子的心靈中去。

动画展现出「和风」格调和特有的民族色彩；电影分镜手法运用圆熟；加上像真度极高、充满美感和魅力的画面；震慑孩童们的心弦。动画故事背后隐藏着的世间情、社会价值和人心回响，让孩童们、甚至是成年人在观赏动画之余，同时经历虚拟与现实世界融合之人生旅程。

## 《千与千寻》简介

《千与千寻》（又称《神隐少女》）是一部由吉卜力工作室制作的日本动画电影，剧本和导演为宫崎骏。于 2001 年，即美国 911 惨剧发生的同年先后在日本、香港、台湾上映，翌年在美国上映。该片荣获世界大小奖项，包括柏林影展的金熊奖，这奖项是首次颁给一部动画电

影的。

这部动画是宫崎骏第一次用现代人物作为主角。年仅 10 岁的荻野千寻是一个平凡的四年级小学生，她随父母搬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镇准备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然而，因为途中迷路，她和父母行经一条隧道，误闯入一个禁止人类进入的灵异小镇。

小镇的主管是当地一家叫「油屋」澡堂的巫婆汤婆婆；而「油屋」则是为服侍日本八百万神仙鬼怪洗澡的地方。镇上有一条规定，在镇上凡是没有工作的人，都要被变成猪被吃掉。千寻的父母由于贪吃，未经过允许就随便狂吃那里的食物，致使遭到惩罚变成了猪。



千寻为了拯救父母，在汤婆婆的助手「白龙」的帮助下，进入澡堂，得到聘用。但要付出代价——被汤婆婆拿掉了笔划太多的名字，被改名为「千」。



千寻原本娇生惯养，在澡堂刻苦工作，个性变得坚强；同时，她善良纯真的品格也得到了澡堂中亦人非人的怪物尊重，彼此建立友谊关系。最后千寻排除种种的困难和危险，成功拯救了父母，从怪异的世界回归现实世界，千寻自此脱胎换骨，锐变为一个已成长并懂得人情世故的孩子。



## 解读《千与千寻》之浮世绘密码

《千与千寻》中采用了丰富的「象征性记号」，充分反映日本传统文化的特色，一些古老的建筑物如油屋、汤屋<sup>10</sup>（即风吕、澡堂）、神社；传统祭典如霜月祭<sup>11</sup>；崇尚多神、泛神的表征，包括：众神们如农神、春日样、牛鬼、妖怪<sup>12</sup>，以及日本神话中的怪物、恶魔、食人鬼、小鬼、石像、魔法。

<sup>10</sup> 宫崎骏：《折返点》（台湾：东贩股份，2010），页 256。『而所谓的汤屋，它的性质原本就跟今日的游乐场很像，而且最早在室町时代或江户时代就已存在，所以说，我根本就是在描绘日本。』

<sup>11</sup> 宫崎骏：《折返点》，页 257。『就是霜月祭，祭典内是呼唤日本众神泡汤洗澡以恢复元气，是个非常有趣的祭典，这是在静冈或岐阜举行的祭典。』

<sup>12</sup> 妖怪，日语的读音是 Yokai，鬼怪意识长年存于大和民族的心灵里。宫崎骏：《折返点》，页 258。『我想说的是，所谓的日本神明原本是没有形体的，假如没有好好地赋予祂们形体的话，会害祂们变成妖怪的。』另 Zilia Papp, *Anime and its Roots in early Japanese - Monster Art* (Folkestone:Global Oriental, 2010), p7. “Yokai is a compound word whose two Chinese characters both mean uncanny or eerie. The term yokai can refer to eerie phenomena, feelings, sounds as well as animal or human characters, and it has been commonly used since Meiji period scholar Inoue Enryo (1858-1919) introduced it into the vernacular to describe all supernatural phenomena recorded in Japan.” Pp9: “All gods have the potential to morph, mutate or turn into yokai unless they are cautiously respected and fully celebrated to keep their positive face. All gods have the potential to morph, mutate or turn into yokai unless they are cautiously respected and fully celebrated to keep their positive face. This aspect of Shinto beliefs is closely portrayed in Miyazaki Hayao's animated epic.”

日本民族傳統根深蒂固的妖怪信仰意識，成為神道（しんとう、Shinto）哲理框架的支撐點，就是所謂“陰陽度”（おんみょうど、Onmyoodo）<sup>13</sup>，從中國道家擷取「物久成精」的概念，造就了自然界各種動物或植物妖怪。

所謂「百鬼夜行」，就是種種妖怪在午夜群集在大街上行走。不仅如此，日本人传统相信人、神明（gods）和自然处于一个呈三角形的和谐关系。神道教的神明（かみ、Kami）和佛教的佛都具有神圣的本质，是值得敬拜尊崇的。而天皇一直被信奉为活着的神明（Living Kami），因为人们深信他就是掌管宇宙的天照女神（あまてらす、Amaterasu）的直系后裔。

而事实上，所有人类都可以具有与神同等的本质。日本人重视敬拜和供奉祖先，因为所有死去的人都可以转化为神明（gods），故日本传统都在家裡擺放神壇（かみだな、Kamidana）和佛壇（ぶつだん、Butsudan）。在如此的信仰意識型態底下，「妖怪」（ようかい、Yokai）的象徵標識從室町，以至江戶到明治時代<sup>14</sup>，直至今今天都常常出現在動畫中。

《千与千寻》中一些意象多少反映日本文化背后的人生实相和社会意识型态。千尋由物質的世界，通過一條漆黑的隧道（トンネル）跌入一個神靈鬼怪的世界；猶如人經過母腹從一方進入另一個世界。看來死一回，再重生（一度死んで、新たに再生する）；母體回歸（ぼたいふっき、母体復歸）<sup>15</sup>是人終極的目標和渴想的慾望。

处身于神怪的小镇里，没有工作就要被咒语成猪，原来人的价值只有体现在工作中。没有工作，就得不到认同。为了确保自身的存在价值，人就要丧失自己的身份（Self identity），好像千寻，她要跟巫婆汤婆婆签订雇佣合约，并且遭受夺取名字的诅咒，成为巫婆操控的工具，从此得不到自由。

受妖怪操控的生命，再没有自主权和生存的尊严，人生看似绝望，越渴想冲出牢笼脱离咒诅，身心越被捆绑。更可悲的，甚至落到任人宰割的下场，就如千寻父母，被咒诅成为猪

<sup>13</sup> Zilia Papp, *Anime and its Roots in early Japanese - Monster Art*, p 7. "Onmyo-do was introduced to the Japanese court from China in the Heian period and its philosoph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fortune-telling, divination, astrology and consequently religious belief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Onmyo-do - derived from Taoist philosophy -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ki (chi), energy flowing, fluctuating and changing in every aspect of the universe, be it physical forms, words, thoughts or intangible and invisible beings." pp11: "In summary,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of yokai, while addressed within Shinto mythology, is to be found in Onmyo-do, a Japanese version of Taoist philosophy."

<sup>14</sup> Zilia Papp, *Anime and its Roots in early Japanese - Monster Art*, p 161. "Yokai representation in the post-war animated series is part of a process of the visual evolution of the depiction of monsters in Japan that started in the Muromachi period and peaked in the Edo to Meiji periods."

<sup>15</sup> <http://kamikakushi.3xai.net/2009/02/>, 千と千尋の神隠しの解釈

一样<sup>16</sup>。

在描写汤屋的片段中，渗透着大和民族一直强调的“团结心”——汤婆婆一声令下：「喂！汤屋的人要同心干啊！」<sup>17</sup>于是千寻和澡堂的所有干部都齐心努力，成功地从恶臭的河神身体内取出一辆绝顶肮脏的自行车。

动画开首的一些台词，带着黑色幽默的调子，令人反复沉思。「哗！看来是主题公园的残骸啊！」「90年代到处都在搞庞大的工程项目呢！」「是泡沫经济爆破弄成这样颓垣败瓦的残局！」「没有问题，信用卡和钱包我都有！」<sup>18</sup>

日本经济于1986年至1991年期间因受到大量投机活动的支撑，火速发展。社会长时间受消费和物质主义、世俗主义、资本主义和金钱万能的思想影响，人已被物化和商品化<sup>19</sup>。随着九十年代初泡沫爆破，日本经济出现大倒退，人性自恃骄傲，终归要吃自己所种下的苦果。

宫崎骏悉心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深刻地描写现实世界人性的美丑。

患了「公主病」的千寻<sup>20</sup>和困在斗室中顽皮的巨婴（汤婆婆唯一心爱的孩子）是典型现代化文明的产物。活在文明的都市，就如活在一个巨大的自动系统中<sup>21</sup>，受尽保护，孩子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依赖性高，没有活力，沉迷电玩、计算机和互联网，他们独立求生的潜能和对世间事物应有的感性和知性都被屏蔽了。

无脸男（顔なし、Kaonashi）正是现代人心灵虚空寂寞的标识。他只是一个没有面部轮廓的幽灵，神出鬼没，经常缠住千寻，想用钱买下与千寻的友谊关系；也令人联想现代社会经常出现的跟踪狂和恋童癖罪行。他又常拿假金块大开宴客；曾用魔法变钱的伎俩勾引崇尚拜金主义的青蛙，把牠吃掉。种种信息皆呈现人性贪婪、自私、冷酷、人吃人的本相。

<sup>16</sup> 宫崎骏：《折返点》，页255。『我把他们变成猪并不是为了嘲讽，而是有很多父母的确都变成猪了。无论是在泡沫经济时代或是在今后，而且现在也大有人在不是吗？只不过有人变成品牌猪，有人变成稀有猪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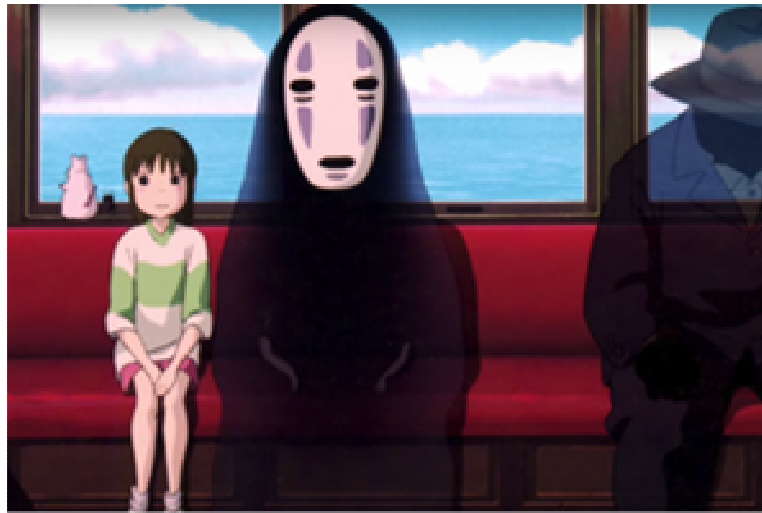
<sup>17</sup> 日本語原來的台詞：『ん、湯屋一同心をそろえて』

<sup>18</sup> 日本語原來的台詞：『テーマパークの残骸だよ』、『90年代ごろにあっちこっちで沢山計画されている』、『バブルがはじけてみんなつぶれちゃったんだ』、『大丈夫！カードも財布を持っているし』

<sup>19</sup> 余达心：《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台湾：校园，2008），页137。『世俗主义是一种意识型态，它不但排拒上帝，也将大自然的灵性放逐，将它约化成纯物质结构。这中物化的精神取向至终使西方文化陷于无度的物欲漩涡中。』

<sup>20</sup> 青井凡，胡慧文译：《宫崎骏的动漫密码》（台湾：大地，2009），页171。『千与千寻是他为了和千寻同样的十岁少女们所作的。而千寻被塑造成对生活没有气力，对外界有没有感动的典型现代小孩。』

<sup>21</sup> 杨牧谷等：《坏鬼神学》（台湾：明风出版，2004），页31。『现代人活在现代都市，其实是活在一个巨大的自动系统中，这个自动系统有各种设施，叫我们饥饿会有食物，患病不致死亡，有法律为我们保障权益等等。在这系统内，小朋友会相信米是由超级市场买来的，水是由水务署供应，我们渐渐忘记了一个事实：超级市场没有米田，水务局也没有云和雨。我们丧失的是农民对上帝的敬畏，东正教的农民就清楚知道生死存亡全在乎上帝，知道每一刻都要依赖上帝。』



至于自以为呼风唤雨的汤婆婆，是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她性格残忍、贪财，魔法无边，对下属严苛，但对于来澡堂光顾的鬼怪（客人）则照顾周到，抬举奉承，简直是商业社会市侩的奸商模样。可是她却驾驭不了娇惯的宝贝孩子（巨婴坊），对他千依百顺。现代人往往有多张社交面孔，有时候甚至迷失自我，处于角色分裂的状态。<sup>22</sup>



动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腐烂神。当他到澡堂来时，满身泥巴和垃圾，发出恶臭，在千寻采用药料为他清洗后，众人才认得他原来就是洁净脱俗的河神。现实的人类不断制造垃圾，环境污染明显是人要负上重大的责任。动画的背后，宫崎骏对河神流露悲悯的情怀，也对河神表示敬意。<sup>23</sup>

在暴露人性丑陋之余，宫崎骏透过千寻与澡堂的小玲，白龙和锅炉爷爷逐渐建立了温情的友谊关系，让我们醒觉到不是靠物质，而是借着单纯真挚的爱与互信，和谐的人际关系才

<sup>22</sup> 宫崎骏：《折返点》，页 264。『我们在工作场所就像是汤婆婆，成天大呼小叫地支使员工认真工作，但是一回到家里就成了善良的老百姓。这种分裂的状态，正是我们的无奈和悲哀啊。』

<sup>23</sup> 宫崎骏：《折返点》，页 258。『我会利用假日和小区的人们一起去清理河川，可说和千寻有着相同的体验。每当那时候，我总会觉得：日本的河神们应该是身心俱疲，活得伤心又难过吧。同时也体认到：在日本这个岛屿受尽折磨的，并不只有人类。因此，我一边以肮脏又讨厌的东西伸出双手，必须克服心里的厌恶感，否则将无法得到某些东西。』



能建立起来，成为一股冲破逆境的动力；使人生发出面对挑战的勇气。

## 宫崎骏的创作动机、生命观、信仰观

宫崎骏生于 1941 年 1 月 5 日，在东京文京区，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从小已很喜欢绘画飞机，战舰，也佩服当时在漫画界享誉盛名的手冢治虫，其作品自然流露充沛的感情，滋润战后日本少年贫瘠的心灵，传达着反战的信息。

宫崎骏 6 岁时，因母亲患上结核病要接受治疗，一家人从宇都宫搬回东京，眼看东京满目苍痍，宫崎骏感到难过万分，战争摧毁无数人的生命、亲情和理想；更破坏了人、神明和自然三角的和谐关系。那种**心底里蕴藏着对反战的控诉**——包括历史上政治性的和文明引发的经济战争<sup>24</sup>，以及追求和谐关系的心声转化成为宫崎骏创作的原动力，通过动画中的虚拟世界映照现实世界。动画中频繁使用「飞行」的镜头，反映他一颗童真的心，**渴想飞越及超脱现实，去寻觅那永恒的梦想。**

《千与千寻》是被誉为「日本迪斯尼」的宫崎骏（60 岁）久休复出的作品，公映时正当美国 911 惨剧发生之后。宫崎骏盼望小朋友在看完动画后，可以体会到现实世界的人生百态，通过千寻励志的故事，**提醒他们要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并有克服困难和生存的勇气。**随着现代化发展，孩童沉溺在映像世界里，接受大量「罐头式即食」的信息，完全没有空间给他们培育独立的思考力、创作力和幻想力<sup>25</sup>。

不少现代日本的孩童误以为完全没有道德准绳的虚拟世界就是现实世界，好像以为杀人和伤人都无需付上法律责任；电玩游戏中 Game Over 之后可以重新再启动。殊不知血肉之躯一旦死了就回归尘土，生命没有“NG, Take Two”。於是少年犯罪，以及病態的行為如御宅族、電車男、寄居蟲（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社交援助<sup>26</sup>等成為日本長年面對的社會問題。

**宫崎骏渴想孩子要长大成熟**，故事中千寻重复说着：「我要在这里工作」，要活下去就要投

<sup>24</sup> 宫崎骏：《折返点》，页 275。『这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想战争。至于经济战争，则由于符合那些国家的逻辑，所以不是战争，不过我个人认为，这比满是爱国者在高喊战争的国家好多了。』

<sup>25</sup> 宫崎骏：《折返点》，页 244。『现在大家虽然疾呼着要正视现实，直接面对，但我觉得，对那些一旦面对现实往往就信心全失的人来说，首要之务是让他们拥有自己能够当主角的空间，而这就是幻想的力量。』

<sup>26</sup> 御宅族和电车男，就如香港近年流行的隐蔽青年，完全与社会脱节，只躲藏在家中，过着自我的生活。而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指的是年青人畢業後不主動找工作，在經濟上依舊依賴父母的供養，甚至遲遲不願意結婚，過獨立的生活。社交援助，就是香港近年严重的社会问题——援交，指年轻在学女孩，不顾廉耻，只为赚取外快来购买物质，在课余进行不道德的交易。

入社会的运作中，**血汗和劳动**才可造就孩子真正的成长<sup>27</sup>。

动画的背后，多少反映宫崎骏**对科学和高科技产业的看法**<sup>28</sup>——**腐蚀大自然和人类**；诸如地球危机、民族战争、核武开发、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地球暖化等，都是现代文明带来的恶果<sup>29</sup>。

不仅如此，近代日本社会仍保有与自然共生的泛灵论原始世界观，作为环保生态拥护者的宫崎骏也不例外。**他呼吁人们对自然应该怀有尊敬之念和谦让之心**。<sup>30</sup>他刻意塑造动画中的河神，正要发出无声的呐喊——现代文明污染大地，哀叹游走大自然的神明（妖怪意识）得不到应有的尊崇。

动画中宫崎骏运用大型的场景，刻画河神接受特别泡澡的礼遇，**正表明作为与大地共生的**人类，是必须服侍神明的****。<sup>31</sup>又泡澡正是日本传统文化神道信仰核心所强调的纯净和净化（Purity and Purification）。

昔日日本祖先和大自然紧密连结在一起，并与神明保持和谐的关系。然而，**现代文明使人类和大自然分隔，人类从而丧失对“生”的信赖感，致使孤寂、虚空，疏离的人际关系充斥着人内在脆弱的心灵**。另一方面，人们若不能尊崇服侍神明（妖怪意识），触怒他们，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恐惧忧患的意识深藏于大和民族的意识里。

日本長年成為世界第一自殺大國，自殺率高居榜首，大部分自行了斷生命的可憐人，都與抑鬱病、終身僱傭制解體、泡沫經濟爆破有關；而過勞死（かろうし、Karoshi）更是日本社會淒慘的實相。

现世人间生活有种种压力，无力感的产生，源于日本人觉得无法改变个人的际遇，或无法影响社会。<sup>32</sup>加上自然灾害频仍，<sup>33</sup>人们产生不违抗，反而尊崇敬畏大自然、与之共生的态度。

<sup>27</sup>宫崎骏：《折返点》，页 261。『小孩进入无需工作的时代也是最近的事，想当初我的祖父可是八岁就去当学徒，因而目不识丁，那样的事情，在不久前日本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后来进入战后的成长期，日本才得以跃进小孩无需工作的时代。其实，把小孩工作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才是这个世界的现况，不管这种现况是好是坏，我们都必须谨记在心。因为人类毕竟是社会性的生物，基本上还是必须和社会有所关系才能生存下去，因此非工作不可。』

<sup>28</sup>青井凡，胡慧文译：《宫崎骏的动漫密码》，页 175。『我认为宫崎骏对于支配着现代的唯一真神与科学这两位绝对神明，心怀愤怒。』宫崎骏，《折返点》，页 280。『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就是只要政府一放出利多的讯息，业界就马上一窝蜂，不是吗？真卑劣，真的像爱吹嘘的青蛙一样。』

<sup>29</sup>宫崎骏：《折返点》，页 288。『现在依旧是动乱的时代，我深刻感受到，大量消费文明这个充满骚动的闹剧，终因气数将尽而要带来无数的苦难。』

<sup>30</sup>宫崎骏：《折返点》，页 259。

<sup>31</sup>宫崎骏：《折返点》页 258。『我认为日本的神明们应该是疲惫不堪的。如此一来，祂们肯定会利用三天两夜的假期前来汤屋泡澡』

<sup>32</sup>日本有两句俗语：（日）：『しょうがない Shoganai』『仕方がない Shikataganai』（中）：『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唯有放弃』

<sup>34</sup> 对生命存在着「天然无常」、「无常感」，顽强柔韧的忍耐力萌生。

又现代文明和科技使日本和大自然分隔，人们从而丧失对“生”的信赖感，致使孤寂、虚空，复杂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充塞着人内在脆弱的心灵看来宫崎骏要道出愤怒的责难——科学、高科技产业和现代经济文明正像动画中的汤婆婆，诱发妖怪对现代日本社会行使**咒诅魔法**。

宫崎骏承传了日本传统固有**强烈自我身份定位**的思想，坚持日本的文化是独特的，即使存有中国儒家和道家、佛教、西方现代的色彩，但骨子里仍然是大和民族独有的信仰文化内涵，有别于一神教如基督教、回教和犹太教。他承认日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岛国<sup>35</sup>，日本人就是“土之民”<sup>36</sup>。同时**不相信有拯救人类灵魂的神明**。

宫崎骏认为历史印证了日本在寻找自我身份定位上，无论是通过军事战事（二次大战）和经济战争（泡沫经济爆破），最终都打败仗。他多么渴想日本能觉醒，找出一条通往光明而平和的出路，而正如千寻即使最后通过漆黑的隧道回归现实一样，往后仍然要面对种种似曾经历的世间困境。看来**宫崎骏理想的世界难以从日本传统的信仰文化中寻见**，毕竟没有根本性的转化，终究仍是困扰人心的迷思。

## 神学的回应

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不信的世人，没有基督福音光照，却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参林后 4：4）。他们贪爱世界，撒但藉此操控人心。宫崎骏从心底呐喊现代科技文明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正如田立克（Paul Tillich）的论说，世俗化（Secularization）衍生种种「准信仰」（Quasi-religion）<sup>37</sup>，更确实的说，就是亵渎神（Profanization）或妖魔化（Demonization）。<sup>38</sup>

---

<sup>33</sup> 张石：《靖国神社与日本生死观》，页 52。『由于日本地处四个板块（欧亚大陆板块、北美洲板块、太平洋板块及菲律宾板块）的交界处，地震和火山活动十分活跃。世界上每年发生的大小地震中，约有 10%都是在日本附近发生。』

<sup>34</sup> 张石：《靖国神社与日本生死观》，页 53。『除地震、海啸之外，火山也经常喷发，而且日本的灾难，往往是难以预测和难以抵抗的。那么日本的自然灾害则多数是古代人类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超巨大灾难。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寻中，他们认为自然万物有带来灾难的魔力，因此就产生了崇拜万事万物的多神论思想。』

<sup>35</sup> 宫崎骏：《折返点》，页 290。『而我觉得日本毕竟算是小国，既然在军事战争上吃了败仗，在经济战争方面也已经输掉，还不如早日从恶梦中觉醒，活得合乎身分比较好。』

<sup>36</sup> 宫崎骏：《折返点》，页 294。『与山折哲雄的对谈——再谈万物生命教的世界。假如耶稣和释迦牟尼是沙漠之民的话，那么就“土之民”这层意义来说，我认为日本人应该是土人，居住在东亚的角落，绿意嫣然之岛上的土人。我喜欢日本人与生俱来的土人的部分，而且从古老祭典等也可以看出，我们几乎没受到儒教的影响，在形式上，我们或许受到佛教的影响，但在看过各式各样的祭神仪式之后，却又觉得它们从很久以前到现在几乎没有有什么多大的改变。就连神明也与沙漠的神明不同，几乎没有可以拯救人类灵魂的神明。』

<sup>37</sup> Paul Tillich, <Ultimate Concern – Dialogues with students>(UK:SCM, 1965), p31.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quasi-religions arise on the basis of secularism” pp38 “Today we ourselves are in a period in which our secularization can provoke either complete emptiness or demonic, destructive distortions of quasi-religions.”

<sup>38</sup> Paul Tillich, <Ultimate Concern – Dialogues with students>, p5: “On the one hand, what we may call secularization (although I still prefer “profanization”) – a process of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mpty or materialistic without any ultimate concern; and on the

一切如宗教迷信包括神道、佛教、儒教、甚或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科学、哲学、政治等等的「准信仰」(Quasi-religion), 容不下上帝,<sup>39</sup> 使人作为有限的受造物, 跟无限的源头隔开, 致使人内在心灵常常有种隔阂 (Estrangement) 和虚空 (Emptiness) 的感受, 并陷入忧虑的状态。<sup>40</sup>

可悲的是, 日本人固有的泛神意识, 认为受造物包括人类都具有与神同等的本质, 有能力转化为神明, 却不晓得受造物根本就是有限的存有, 是上帝赋予生命的, 与创造主的本质完全不同。如「天皇崇拜」和「祖先供奉」的外显行为说明了自以为神的意志, 将人根本的角色和身份倒置错位, 究其核心意念, 就是不愿意承认存有的被造性和依赖性; 同时将有限的实体视为神明, 人就进入偶像崇拜、自我崇拜和骄傲自恃的领域里<sup>41</sup>, 这无疑是敌挡神的罪。

《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代日本的神话中出现的神明 kami, 神社内供奉的, 甚至太阳、月亮、风、雨、海、大树、岩石、动植物, 当然包括死去的人类, 这些超凡之物通通都是神明 kami。

而日本人深信“灵”隐藏在深山、森林, 众神原本栖息于山原河海和森林, 坐镇于大自然之中。因而日本人往往想象死后化作神灵, 住在宁谧清明的深山, 这种超凡脱俗的境界, 仿如仙境, 成为令人神往的彼岸/净土, 更是涅槃的最高境界。凡此种种都表征着日本多神信仰 (Polytheism)、自然宗教和精灵与祖先崇拜混杂的民间宗教思想形态 (religious syncretism)。<sup>42</sup>

日本更有「怨灵恐惧」的思想, 害怕含恨而终的死者得不着永远的安息, 未能被净化成为神灵 (祖灵), 对生者报复, 带来灾祸。<sup>43</sup> 因此, 日本人尊重死者, 不说死者坏话是独特的社

---

other hand, demonization, which makes one particular religious symbol, group, usage, world view – or whatever – absolute”

<sup>39</sup> Paul Tillich, <Ultimate Concern – Dialogues with students>, p38: “Now, secularism means turning towar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s of the finite. And in doing so, in producing philosophy, sciences, and politics independent of their religious source, these quasi-religions lose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ultimate sources of meaning. Consequently they become empty.”

<sup>40</sup> Paul Tillich, <Ultimate Concern – Dialogues with students>, p2-3: “Since we are finite creatures, we are separated from this infinite ground or foundation of our being. And feeling this estrangement, we experience anxiety” pp86: “And secularization means the cutting off the finite from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infinite, and a concentration on the finite.”

<sup>41</sup> Paul Tillich, <Ultimate Concern – Dialogues with students>, p24. “For if we make a finite reality into a god, we enter the realm of idolatry.”

<sup>42</sup> 陈润棠:《E世代中的民间宗教——破迷、辟邪、赶鬼第三集》(香港:金灯台出版社,2003),页12。『多神信仰(Polytheism):信仰一位至大的主神,同时相信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神明,如同希腊人相信宙斯(丢斯),认为他是大能的神,但是也同时敬拜许多不同的神明。日本人相信有八百万个神,但其中最大最高的是天照女神(Amaterasu Omikami)。』

<sup>43</sup> 陈润棠:《E世代中的民间宗教——破迷、辟邪、赶鬼第三集》,页32-33。『大多数的人都相信,既然已死之人,其鬼魂能赐福祸降灾祸,必是能力越凡的灵体,因之自然而然对之产生疑惧害怕的心理。可是死者又是自己的长辈或亲友,既爱之敬之又忌又怕,心理矛盾复杂,向之膜拜总不会错到哪里。因此这精灵与祖宗崇拜混杂拼合起来,即成为民间宗教根源的一部分。家家如此,习非成是,在小区中即形成地区性的民间宗教。换句话说,民间宗教肯定的少不了共同祭祖的仪礼与活动。』

会规范。<sup>44</sup> 即使生前是作恶多端的坏蛋，也本着「死者即佛」的信念，哪怕不是自己本族同乡的祖先，都诚心拜祭供奉。<sup>45</sup>

总的来说，日本人认为神道的神明（かみ、Kami）和佛教的佛都具有神圣的本质，无论是理想神（创造天地的神，生育森罗万象之万物之神）、自然神、人格神（祖先神）都是值得敬拜尊崇的。

箴言九 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加尔文（John Calvin）也指出：真实的智慧涵盖对上帝的认识与对我们自己的认识<sup>46</sup>。虽然按本性人是瞎眼的，理智昏暗，心灵充满败坏，无力领悟上帝的知识，更不能凭着理智分辨善恶。

但加尔文清晰地提醒我们：人人天性中都有神存在的信念，这是自然的本能，对神是有感知的。也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野蛮到不相信有一位神。因为上帝在每人心里撒下了宗教的种子。各个民族对宗教的热忱，即使是偶像崇拜，都印证了每个人心里多少总刻着对神的意识。

<sup>47</sup> 只有愚顽人的心里说没有上帝（诗十四 1）。

保罗也道出：「自从创世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人是无可推诿的。」（罗一 20）因为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诗 19：1-2）。宇宙大地正默默地述说上帝奇妙的创造和无穷的知识。

大和民族崇尚泛神崇拜，对自然怀有尊敬之意，追求民族身份定位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又纯净和净化（Purity and Purification）的神道哲理，反照他们对神和罪的意识，直指向人心灵的永恒向度。

然而惟有借着上帝的启示<sup>48</sup>，打开他们属灵的心眼，使他们谦卑地认识自己与创造主的关

---

<sup>44</sup> 张石：《靖国神社与日本生死观》，页 28，43。『在日本的社会，说敌人的坏话是一大忌，这种观念来源于“死者一如”，“死者即佛”的思想，“死者一如”、“死者即佛”的思想起源于日本的“怨灵恐惧”思想。日本有许多庙宇，是专门为恨死的人修建的，在日本人观念中，如果不能很好地安慰恨死者的怨灵，他们的灵就会给予活人种种报复。……败者和敌人会成为怨灵报复，死者的怨灵具有巨大的能量——这一观念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sup>45</sup> 张石：《靖国神社与日本生死观》，页 144，43。『根据日本人的生死观和文化传统，日本对于死者，哪怕死者是敌人，不仅对于本国的敌人，而且对于敌对的敌人，也展开祭奠活动。』『败者和敌人会成为怨灵报复，死者的怨灵具有巨大的能量——这一观念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sup>46</sup> Calvin, John: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基督教要义》上册（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6）。第一章：认识上帝与认识我们自己之间的关系

<sup>47</sup> Calvin, John: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基督教要义》上册（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6）。第三章：认识上帝是心灵的禀赋

<sup>48</sup> 余达心：《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页 192。『启示不是为了操控，而是为了对话、相交和契合。上帝所愿意的是人出于己意去寻求认识神，与祂相交和契合。因此，人接受启示并主动响应的行动是非常关键的。』

系，单纯地靠赖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施的恩慈，凭信心接纳永恒的恩典<sup>49</sup>；借着耶稣的宝血，全然洗净罪污；与独一真神对话、相交和契合，将神人的关系和坐标归正，人才可从虚空和隔阂中得到释放，用全新存有（New being）的眼光来看上帝、自己和世界。

宫崎骏在动画中展现的日本文化，多少窥见其隐藏的终极关怀——到底人生的意义和人的价值何在呢？圣经不单是立约之书，更同时是人类、民族、社会以及个人的生命指引<sup>50</sup>。圣经启示我们：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创一 27），原来人的价值并非来自文化，而是来自内蕴于人不朽灵魂里的神的形象。

上帝在创世之先，已为人预备了在基督里的救赎。透过耶稣道成肉身，神将人性与自己的生命紧密地连结起来，这揭示神对人的认同和接纳；并赐人管治大地的神圣任务，这是人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呈现。

可是日本人常常苦于以缘木求鱼的方式通过自身传统文化来探索和追求民族和个体的身份和尊严，导致走上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事实上，基督耶稣才是指向终极的答案。上帝的救赎，本身就是一种爱的邀请和爱的呼唤；若有人愿意进入这立约之爱，他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林后五 17），享有全新尊贵的身份——上帝的子民、神国的公民；其绝对性把其它构成自我属世身份的元素如文化身份、民族身份和国民身份相对化了。有了这绝对的身份和尊严，人的心灵便能安息在永恒中，不再感到焦虑、虚空和失落。

日本是孤立的岛国，资源不丰，地震和海啸频仍，加上深藏人心中对过去西方文化入侵的情意结<sup>51</sup>和曾沦为战败国的屈辱，以及现代文明带来社会不安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们陷入苦难和失落的迷思中。大和民族潜意识惧怕神明妖怪，以为种种苦难大概源于人们未能好好服侍神明而触怒他们。

日本流行的谚语：「花是樱花，人是武士，色秀俱在，人事无常」<sup>52</sup>凄美、悲观和宿命之民族性，人免不了活在惶恐不安中，这正好归结日本人对生死的看法。武士比做樱花，寓意人生

---

<sup>49</sup>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UK: Oxford, 1959), p142-143. "Grace unites two elements: the overcoming of guilt and the overcoming of estrangement. The first element appears in theology as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or in more recent terminology, as "accepting acceptance though being unacceptable." The second element appears in theology as "regeneration" or in more recent terminology, as the "entering into the new being" which is above the split between what we are and what we ought to be.

<sup>50</sup>余达心：《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页 271。『圣经不单是立约之书，也不只以历史作见证，确证上帝信守所立的约，更同时是人类、民族、社会以及个人的生命指引。圣经透过历史的真实场景，将人类的实况揭示在人的面前，将人的愚昧、堕陷与人性的扭曲——呈示出来，并将后果以及叛逆的结局陈明。』

<sup>51</sup>宫崎骏：《折返点》，页 279。『应该是从明治末期，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时候开始的吧。自从贝里（在幕府末期）来到日本，以大炮威胁幕府放弃锁国政策，人民的心中便一直抱有收到屈辱的情结。等到日俄战争获胜之后，人民的自信心顿时大增，认为日本已经成为一等国家。』

<sup>52</sup>日本人将武士比做樱花，寓意人生的悲观无常和凄美，也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悲情的情意结。日本人把死亡看作是樱花陨落时的璀璨悲壮的一种景观，生命短暂无常，体现佛教轻生、出世、信仰命运等人生观，与日本人的悲观主义极为契合。

的悲观无常和凄美，也有视死如归的武士道英雄悲情的情意结。<sup>53</sup> 日本人把死亡看作是樱花陨落时的璀璨悲壮的一种景观，生命也如樱花短暂无常，但只要死得璀璨凄美；自我悲壮牺牲就够了，体现佛教轻生、出世、信仰命运等人生观，与悲观主义、宿命论极为契合。

「生不如死、死比生好」的观念正来自「死者一如」<sup>54</sup> 和「死者即佛」<sup>55</sup> 的固有思想。受佛教净土宗<sup>56</sup>的影响，日本人深信人人无论生前是好人或坏人，只要能专诚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便能消灾转福，死后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Pure Land），自力自救。

换言之人人皆可成佛，死后灵魂不灭；到了他界的灵魂重生后又回到人世，人永远拥有生命。经过人为的不断努力，重复进行祭祀礼仪，净化灵魂，最终能变成神或佛，一起到达彼岸/他界，或可再生、复活。这思想是深受佛教涅槃思想的影响。

圣经给我们明确的回应：「人堕落，始祖因违背命令，人与大地同受咒诅」（创三：17）；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八 22-23）。然而独一真神是慈爱和公义的，从基督道成肉身为全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上帝屈尊降卑，亲身来到现实人间与人同在，一起经历苦难，具体展示神对人牺牲的大爱。祂亲自宣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十六 33）

眼下的世界是暂时的，也存在种种因罪带来的问题。苦难是通往永恒的必经之路，耶稣是经历过死亡复活的真神，在末后的日子要再来使世界成就上帝旨意中的完全救赎。耶稣就是永生的道路，神应许「以后再没有任何咒诅」（启二十二 3）；人生并非由妖魔鬼怪或命运操控，三位一体的上帝才是掌管时间、历史和生命的主宰。人只要在基督里，就必定脱离咒诅，领受永恒的祝福——享受在新天新地神与祂的子民团聚的喜乐。

宫崎骏尤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事实上上帝起初创造世界万物，都「看着是好的」（创一 10, 12, 18, 21, 25）旧约挪亚时代，洪水泛滥之后，上帝就曾与人、人的后裔、一切活物、

<sup>53</sup> 韦伯着，陈小娟译：《旭日再现——让基督荣光照亮日本》（香港：学园传道会，2003），页 125。『所谓武士道，决意一死也。』

<sup>54</sup> 张石：《靖国神社与日本生死观》，页 134-135。『这种“死者即佛”的观念，一种延续到现在，是日本生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传统：神道与佛教融合。怨灵恐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佛教、特别是禅宗相互影响的结果，是祖先信仰和涅槃思想成功的文化嫁妆。日本宗教人类学者佐佐木宏干认为：在日本的佛的观念中，具有佛者、死灵、祖灵三者相互包含的性质。』

<sup>55</sup> 张石：《靖国神社与日本生死观》，页 132-133。『《岩波佛教词典》介绍了两种观点：一是中世纪以后，有一种祭祀死者的器具的读音与日语的佛读音相近。因此在不断演变过程中成了死者的称呼。二是在佛教传来的时候，日本人把佛也看成神的一种，人是可以成神的，因此也就把人当成了佛，进而也把死去的祖先称为“佛”。』

<sup>56</sup> 净土宗，汉传佛教十宗之一。根源于大乘佛教净土信仰，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之法门而得名的一个宗派。净土宗，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的的宗派。因本宗以称念佛名为主要修行方法，希望借着弥陀本愿的他力，往生于西方极乐净土，所以又称为念佛宗。

地以彩虹为记号立永约；可见神的怜爱是对全地万物的。（创九 9，10，11，12，15，16，17）即便如此，往后却因罪仍旧网罗人心和大地，人和自然及世界落入失序的状态，难以保持原来和谐共存的关系。

要人和自然及世界恢复正常关系，必须靠着三位一体上帝的救赎。这救赎不仅指拯救个人的灵魂，还包含救赎整个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使万物回归原初上帝创造美好的秩序；也意味着人与世界可以重建在基督里复和的全新共存一体的关系。「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一 10）

这样看来，宫崎骏渴望人与自然合一和谐的关系，在三位一体上帝里可以实现——神与人、人与世界、神与世界，虽则本质上有差异，但并不处于“对立”或“敌对”的状态；而是上帝、受造物与人类之间，既独特又彼此相关。<sup>57</sup>

宇宙万有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借着耶稣所创造的，并在时间中存在；同时继续在圣灵里借着耶稣承托护理着这世界，上帝创造与救赎的工作是持续不断地在历史里进行，而且是朝向终末性的将来才完成的。<sup>58</sup> 圣灵是生命的赐予者，祂在时间中实现将来要来临到的日子所需的种种条件，不断转化万物，并引导万物朝向和进入世界终末的圆满实现，保守上帝与万物建立紧密的关系。

日本民族向來高度重視社群、集團關係的延伸和發展，提倡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和嚴格的階級序列觀念。<sup>59</sup> 事實上，日本人往往將自己所屬的工作崗位、公司、政府機關、學校等等也視作體現集團和家的“場”。<sup>60</sup> 在日語中的“自分”（即中文的“自己”），意味著從與他人的關係中所分得的份額而獲得對自身的身份和定位的認知，從而不斷發現和調適自身在

---

<sup>57</sup> Colin E Gunton, <Act and Being>(UK:SCM Press, 2002), p121. “Such a theology gives us two complementary and utterly necessary outcomes: an account of God’s utter self-sufficiency and his gracious orientation outwards, so that creator and creation are not opposites – .....but two realms which are positively related, and only become opposites by the sin and evil which set themselves in opposition to God’s goodness.”

<sup>58</sup> 赵崇明主编：《三一、创造、文化——根顿神学的诠释, *Trinity, Creation and Culture\_An Interpretation of Colin E. Gunton’s Theology*》（香港：基道，2006），页 pp55-57。

<sup>59</sup> 韦伯着，陈小娟译：《旭日再现——让基督荣光照亮日本》，页 34。『日本的群体性和对社会的影响力，与阶级观念一样，都是在德川幕府时代早期演变和巩固起来。管理阶层被视为配受服侍，以致约束整个社会。法律和地方习俗驱使人高度服从群体的意见。』

<sup>60</sup> 青木保着，杨伟、蒋葳译：《日本文化论的变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页 82-83。『日本人将自己所属的工作岗位、公司、政府机关、学校等等称为我们的，而不认为是缔结了一定合同（雇用）关系的企业体，即不是作为自己的客体来认识的，而是将我的，以及我们的公司作为主体来认识的。这种认识的依据就表现在日本那种传统的“家”的概念中。在这个集团中“场”极具重要性。这种叫做“场”的依据范围划界而构成的机能集团的原理，正是在“家”中即使将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作为后继者或继承人也不会受到质疑的根据。』



群體中的角色。<sup>61</sup>

大多數日本人都願意為了群體的利益而放下個人利益，遷就和適應群體，形成群體有更大的權力去支配意見和要求共識以維繫關係的規範，但不是基於信任或個人選擇，而是基於群體壓力和威脅。<sup>62</sup>

因此誓死效忠群體、竭力維繫人際關係和諧（へいわ、平和）、矢志謀求劃一融合就是日本文化的特色。但這樣群體意識的文化，使日本個體產生無力感。<sup>63</sup> 因而日本人害怕自己在群體中因為鶴立雞群、標奇立異、與眾不同而成為異類，<sup>64</sup>被群體孤立，陷入身分危機中。

沒有群體，也就不可界定其身分，沒有了身分（self in community），就不可立足於群體。因此日本人一直強調人際關係和諧（へいわ、平和）與大和民族特有的團結心，以及重視建基於恥感文化核心價值的禮儀、武士道「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等道德規範、源自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常和社會階級觀念而衍生出傳統序列觀念<sup>65</sup>（日本の序列意識と等級觀念）、日常語言含蓄婉轉（あいまい、曖昧）和敬語（けいご）的運用、稟議制度（りんぎせいど），然而仍未能使人際關係越過鴻溝達致和諧；甚至於二十世紀極端軍國主義上揚，引發毀滅世界和平的二次大戰。

事实上，每个国家、文化、种族本身多少凸显征服精神，无疑这这种精神来自自我中心和惧怕他者的心态，以及未能与真爱的源头联系上。人不能缔造真正的和平，惟有接受三位一体上帝的救赎，并与之建立连结的关系。

三位一体上帝本身存在于位格差异和位格关系中，不是自我封闭的主体，完全把自己与他人隔绝，相反，上帝的三位格是有相互关系的实体，他们乃主体间分享意识、忠诚的关系，互相给予和接受爱的制约。他们是互渗互存、彼此共融的（Communion），并包容异己他者。

三位一体完美内契合一，其生命是社交性的，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因而成为超越性别歧

<sup>61</sup> 青木保着，杨伟、蒋葳译：《日本文化论的变迁》，页 98。

<sup>62</sup> 韦伯着，陈小娟译：《旭日再现——让基督荣光照亮日本》，页 35-36。

<sup>63</sup> 韦伯着，陈小娟译：《旭日再现——让基督荣光照亮日本》，页 32。

<sup>64</sup> 韦伯着，陈小娟译：《旭日再现——让基督荣光照亮日本》，页 42。

<sup>65</sup> 韦伯着，陈小娟译：《旭日再现——让基督荣光照亮日本》，页 31。『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有很重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制度。日本人在商业上重视交换名片，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公司职位都清楚地印在名片上。日本人会根据接触对象的名片数据，选用适当的语言，作出合适深度的鞠躬。』

视、种族主义和阶级划分、让受造之物相互包容和团契的源泉和动力。这样独特性和合一性共存共融的结构特质，正是人际关系真正和平和谐的典范和模式。

三位一体上帝的生命是永远舍己无私的爱<sup>66</sup>，上帝的爱在创造之先已刻在受造物的生命里头，成为反映上帝本体的共同特质。上帝既以爱为中心，受造之物也必须以爱为中心，方能活出其本性。

当人心信靠上帝，上帝与人同在，圣灵更新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具体表现为：像基督虚己牺牲、宽恕接纳、拒绝不义与罪恶、关系复和、欣赏和尊重个人的独特性、寻求相依互存的团结、开放心胸互相对话沟通<sup>67</sup>，活现一出精彩且满有生命力的动画——真正公义、美善、和谐的融合体。

### **反省：上帝默然爱着樱花民族，笔者情牵大和凝望天国**

《千与千寻》动画于 2001 年上映的时候，世界正陷入 911 美国惨剧的阴霾中。想不到十年后的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东北发生骇人的地震、海啸、核爆大灾难。日本人内心深处依然隐藏着长期苦难带来的凄酸和切肤之痛；宫崎骏内心对理想世界的渴求和呐喊，也许上帝借着这危机，转化为契机，让神学和福音切入日本国、日本文化、日本人进行对话。<sup>68</sup>

信徒作为基督的见证，终生肩负传福音的使命。笔者深深反省到：在与不同民族分享基督的爱时，必须掌握对象的需要和心灵的状况。好像面对日本人，我们当有怜悯和同理心，掌握他们民族的特性、历史发展历程和社会现况；深刻反思他们最大的需要——得着心灵的永恒安慰和医治。并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如耶稣在世时跟撒玛利亚妇人谈道一样（约四），按着他们对文化的认知能力，透过对话（面谈、文本、多媒体、电子通讯等等）引导他们与上帝相遇。好使福音的对象感受和理解到基督教信仰并非一套硬梆梆的救恩内容、教义和规条；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呈现。救恩就是医治，是引导人进入真理，成为全新的人（New being），活在

---

<sup>66</sup>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p144, “Love, in the sense of this statement, is not an emotion, but a principle of life. .... But love does not add something strange to justice. Rather it is the ground, the power, and the aim of justice. Love is the life which separates itself from itself and drives toward reunion with itself. The norm of justice is reunion of the estranged. Creative justice – justice, creative as love – is the union of love and justice and the ultimate principle of morality.”

<sup>67</sup> Colin E Gunton, <Act and Being>(UK, SCM Press, 2002), p114. “To have spirit is to be open to the other – God, the human other and the world; to be spirit, as God is, is to be able to cross the boundary between creator and creature, even to the extent of God the Son’s becoming identical with Jesus of Nazareth by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sup>68</sup>余达心：《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页 68。『田立克挑战神学家进入文化的精神深处，与之对话，洞悉其深藏的焦虑与困思，以解决并成全之态度作剖析批判，然后将基督教的精神资源呈现，以宗教象征指向超越之路，能行走于基督教信仰及文化深层结构的人，其功力必定非常深厚，而田立克可算是佼佼者。』

全新的医治现实处境里去 (New healing reality)。<sup>69</sup>

笔者于五年前带了一位居港的日本朋友 Yuko San 参与布道会，聚会之后，与她谈话，我明白她内心正牵挂着在日本的家人、亲友和同胞。我蓦然内心有股强烈的爱和激动，于是带着泪眼，拍拍她的肩膀，直接地而非含蓄委婉地问一句：「耶稣深爱日本人，我也爱你们。你愿意将耶稣的爱和平安放入心中，与我同心为日本同胞祷告吗？」上帝的作为何等奇妙，祂亲自打开 Yuko San 忧伤的心灵，让她听信福音，决志并接受了永生的礼物。

但实际上，引领日本人归主并非易事。从某个角度来论，他们心底里其实就以自己为神。没有罪和罪疚的意识，更遑论原罪的观念。日本人深信到达彼岸都是人人平等的归宿，生死只是从此岸过渡彼岸。生者为亡灵祭祀；亡灵成为神明（祖灵）之后可以荫庇生者，互惠互利。这样死后的归宿已找到，不需要救主，更不需要生命的主。故此整体的民族意识：无需接受一个启示的信仰。<sup>70</sup>

再者，日本人崇尚集体主义，个体隐藏或迷失在群体中，无需认识或揭示自我。但若个体接受一个启示的信仰如基督教，赤裸裸地揭示人的罪性、不完美的真我，挑起内在长久压抑的复杂情感和思想。<sup>71</sup>更要甘心降服在一位至高者之下，接受祂无条件的拯救，放弃「自救」而接受「他救」，要承认「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二 8-9），这正好冲击着日本人重视荣辱、施恩者和受惠者 和保护面子 的核心价值，以及「高情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 和「高权利差距」(High power distance) 的社会型态。<sup>72</sup>

<sup>69</sup>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p49-50. "The principle of evangelism must be to show to the people outside the Church that the symbols in which the life of the Church expresses itself ar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implied in their very existence as human beings. Because the Christian message is the message of salvation and because salvation means healing, the message of healing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is appropriate to our situation. But it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average kind of preaching is unable to reach the people of our time. They must feel that Christianity is not a set of doctrinal or ritual or moral laws, but is rather the good news of the conquest of the law by the appearance of a new healing reality. They must feel that the Christian symbols are not absurdities, unacceptable for the questioning mind of our period, but that they point to that which alone is of ultimate concern, the ground and meaning of our existence and of existence generally."

<sup>70</sup> Toshimaro Ama. *Why are the Japanese non-religious? Japanese Spirituality: being non-religious in a religious culture*, p8-9. "Natural religion does not require the question "Who am I?" which often needs to be addressed. In addition, donations and other obligations are not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many rituals.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annual activities, many people find comfort when ancestral spirits and kami are worshiped."

<sup>71</sup> Toshimaro Ama. *Why are the Japanese non-religious? Japanese Spirituality: being non-religious in a religious culture*, p8-9. "Thus the majority of Japanese dislike revealed religion, not because they are uncomfortable with the teachings themselves, but because they lack the courage to find true meaning in life through such religion. After experiencing enough sadness, pain, or depression, most people do not want to have their feelings stirred up any more, even though religion seems to delve into the meaning of life at a much deeper level. In this sense, being non-religious is an expression of self-protection against dealing with one's true self."

<sup>72</sup> 香港差传联会：《往普天下去》（总第 181 期，2016/1-3 月号），页 20-21。『在社会人类学中，有所谓『高情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 及与之相对的『低情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以及『高权利差距』(High power distance)、『低权利差距』(Low power culture) 的社会现象。在高情境的文化中，许多东西都不须要讲明，因在同一文化处境中，许多信息背后的原因，来龙去脉，大家都已经讲明白。在高权利差距的社会文化中，长辈（或上司）可以运用的权力远较后辈（或下属）大，而低权

加上一个日本人得救，归入基督的抉择本身就是标奇立异的举动。他面临的是「脱离」亲族、社群、集团的危机，因此偏向西方式的个人布道决志多少使日本人感到彷徨不安，缺乏安全感，尤其是对女性和晚辈而言。生活在异地的日本人离开了原有的社群，也许较容易信主，压力不那么大。然而假若他们信主之后回归本国，仍要面对极大的挑战如参与祭祀祖灵/祖先的群体性活动。改变信仰对日本人来说是件大事，他们的群体性强，信主需要得到家人及朋友的接纳。不得不承认，要带领日本人归信基督，在真道上扎根，委实需要极大的爱心和忍耐力。

笔者所认识的美穗传道（Miho San），在日本栗东基督教会牧会八年，她常常分享全家归主的感人经历。最初大哥（长子）受邀返教会聚会，之后在福音查经班上接受耶稣，关键是他热心地向父母表达这生死攸关的抉择，其后父母愿意返教会，她也跟着去，大家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接受耶稣为救主。过了数年，美穗姊妹更蒙神呼召，正式进修神学，之后一直喜乐地在教会牧会，成为祝福大和民族的基督精兵。

美穗传道的信主经历带给笔者莫大的鼓舞和激励，深深感受和认识到上帝的大能，一个人归主，圣灵感动人心的作为何其美妙。更警醒圣经教导和栽培慕道者和初信者的重要。在与日本人谈论信仰的时候，不能简单地用个人布道的形式，必须先建立互信的关系，可能的话，掌握对象背后的整个家庭，甚至先凝聚一家人、一个亲族朋辈来团契，让他们在群体的安全网中，通过各样的活动使他们感受教会真诚的爱和接纳，逐步从圣经真理的教导中让他们认识福音。

在适切的时机，大胆地邀请全体接受救恩，先做一个群体性初步认信的决定。在往后持续的栽培中，更深地教导圣经，以及讨论信仰与价值观的课题，直至带领他们经历信仰生活化和生活化信仰的奇妙，以及作出将生命主权归给上帝的决心。

说到底，作为宣教士和布道人，不能带着优越感和偏见来面对福音对象，更不能约化日本人难以信主的原因——心田刚硬，属灵捆绑大。必须用怜悯的心肠和基督的眼光来理解他们长久以来整个民族受着种种世界观、价值观、信念、历史包袱的牢笼，愿意挥霍时间帮助他们拆解固有文化和民间信仰的问题。还要恒切为他们代祷，毕竟这是一场硬仗。

「万物皆灵，人人成佛」，顽固和扭曲的宇宙观和神观实在需要颇长的一段时间用真理矫正过来。即使他们信了主，为了让日本人更能抒发内在宗教心的细腻情感，符合真理的本土化信仰礼仪来代替原来的祭祀方式和内涵是首要考虑的课题。

日本人是一个感性、感伤的民族，凄美、悲观和宿命之民族性，恐惧忧患的意识深藏于大和民族的意识里。他们也是重视人际关系和人情，渴求爱与被爱的民族，正如美穗传道给我的

---

利差距社会中则不一定是这样。高权利差距常常与集团程度、领导和决策联系在一起。后辈常常倾向依赖其领导人，于是，前辈/管理者则往往采取集权的决策方式，让后辈接受并执行政策。】

回应：「从宗教层面来说，日本人镇静和追思祖先灵魂如御盆仪式，反映人们思念和追忆逝去亲人之情怀。作为基督徒不应参与这些宗教性的活动。不过我认为若从人的情感来说，也许可以积极地表达怀念亡者之情怀和思绪。」

可悲的是，他们不知晓自己的需要——内心真实的平安和满足。不过从正面来说，他们不断祭祀，尊重死者，以及恐惧怨灵，隐藏着有开放的心灵来寻求真正的平安和满足。事实上可伶的日本人不光需要系统的教义和福音核心内容，更需要亲身经历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

大和民族渴望和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群体的团结心，只有在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爱中才能实现；也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可得上永生，成为天国的子民，寻回真我及价值。基督信仰揭示人的罪性，只有在基督的救赎恩典中才能接纳不完美的真我，建立正确的人观。这些都是日本人深层的需要，也是我们作为福传大使要抱有的目标和信念。

半年前笔者访问了香港亚洲归主协会，同工内田泰男弟兄的信主经历深深感动笔者。他几年前来香港工作，三年前在教会的查经班接受耶稣，去年蒙神呼召，成为全职同工，推动「居港日本人事工」。他响应笔者有关面向日本人具体的宣教策略问题。他提醒宣教人/布道者在谈道之前，必先与对象建立互信的关系，不能否定他们固有的宗教心，反而要耐心地聆听他们的心声，逐步创造契机来引入福音。同时也随时敏感上帝的指引，寻求圣灵的光照。

笔者过去在大学和研究院专研日语和日本文化，然而笔者深深体会到恰当地使用日语，与不同阶层的日本人分享福音，仍然需要不断装备和改善，皆因日语的变化很大，按着不同对象的社会地位、长幼辈份（传统序列观念）和男女性别而须使用不同的词汇、语句和语调，顾及对方的颜面。加上日本严格区分「内圈」和「外圈」，即使能操一口流利的日语，跟日本人建立关系，往往仍然被列入「外圈」里头，更遑论分享福音。

事实上，基督徒本身带着基督教信仰和自身的世界观，加上要冲破各自的舒适区（Comfort zone），譬如说超越语言障碍；接纳日本人暧昧的社交规范；真的需要放下身段，持守道成肉身和「退着进去」<sup>73</sup>的谦卑心态和心志来实践福传。

日本人对美学有高要求，喜欢用艺术、音乐、设计来表达自己，笔者认为如果利用艺术、音乐、运动，甚至学习英语、聚餐等等文化节目来搭建福音平台也是颇为务实和奏效的取向。近年日本兴起 Gospel Music，<sup>74</sup>不少教会和福音机构抓住机会，举办课程，并成功地吸引不少

<sup>73</sup> 温德、贺思德编着，PERSPECTIVE STUDY PROGRAM 华文编译团队译：《宣教心视野—文化视野》，页 94。『宣教士如果希望能影响别人，那就一定要找到某种方式，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有些角色能帮助他达成这个目的，有一些则不能。必须让当地人看见宣教士有谦卑的心。』

<sup>74</sup> 福音音乐（Gospel Music），主要强调有节奏的器乐伴奏和即兴演唱。演唱风格以运用单音节装饰音（几个音符合为一个音节演唱）、歌词高声喊唱为特点。鼓和电吉他伴奏出亢奋的节拍和突出的节奏。20 世纪 20 年代，福音音乐开始作为一种独立

日本人参与，节目中趁机渗入福音的信息。创意和新颖的福传和布道手法的意义重大。

笔者深信上帝掌管日本历史，更企盼危机化为转机。自 311 灾难之后，福音也顺势重临日本。据报著名布道家葛福临牧师与 400 间日本教会协作，在 2015 年 11 月 20 至 22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爱的庆典》布道会，收获甚丰，在这被认为是「福音硬土」的地方，单单在最后一场已有 1400 人信主。日本教会普遍平均的人数只有 20-30 人，不少教会在有限的人力资源下，仍然坚持为灾民服务，用爱心为主见证。

日本总人口截至 2015 年 11 月，为 1 亿 2,689 万人，是世界人口第十大国。若以信主的人数来算，日本一直被称为宣教士的坟墓。按香港差传事工联会的统计，于 2014 年香港差往日本的宣教士人数高达 40 名，日本已跃升为香港差派宣教士前往的第二个人数多的工场。<sup>75</sup>

笔者亲眼看见宣教的上帝的旨意不断在运行，深信祂深爱着长久心灵受捆绑的大和民族，祂正逐步引领归降基督的樱花之民进入永恒的天国。

今天，笔者所欣赏的动画大师宫崎骏已届七十五高龄，还没有圆他理想的梦。笔者也有梦想——深愿有一天，利用不同的通讯媒介，可以跟他对话：「宫崎骏先生，多年来您为动画界付出很大的贡献，辛苦您了。您可知道嘛，您的天赋条件、创作思维和能力正是创天造地的上帝所赐予的。<sup>76</sup> 这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非由受造物转化的神明（gods），祂是万神之神，比那些神明（gods）更有大能，祂才是您服侍崇拜的对象。

你们大和民族对大地尊重，寻求与之建立和谐关系的情操是值得赞赏的。您是環保的擁護者，正符合三位一體上帝原先創造世界的旨意，不過，您必須先與那位三位一體上帝建立關係，就是接受耶穌為您的救主，悔改認罪，通過永生之道得到重生（好像死一回，再重生《一度死んで、新たに再生する》；母體回歸《ぼたいふっき、母体復帰》）；這樣內契三一上帝的生命與您的生命連結，您就有源源不絕的力量去為上帝守望大地。

您的理想世界就是蘊藏在三位一体的上帝里。人的价值就是体现在人与三位一体上帝之间在爱里契合。上帝多么深爱您，也怜悯整个日本民族，一直发出爱的邀请，静待你们的响应，

---

的音乐类型出现，这一时期如黑人作曲家托马斯·A·多尔西在作曲时，把早期的福音音乐与布鲁斯和爵士乐的节拍节奏融合在一起。

<sup>75</sup> 香港差传联会：《往普天下去》（总第 181 期，2016/1-3 月号），页 2。

<sup>76</sup> Calvin, John: 《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基督教要义》上册，页 43。『非信徒的天赋也是神的恩赐。每一个人，不论是敬虔或不敬虔的，由于神圣的恩赐，都有他的特殊才智和技能，可从事于某种工作，如果他拒绝以得自于神者作相当贡献，就是干犯上帝。』

承受永生的祝福：『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詩三十三 12）

## 参考书目

1. 赵崇明主编。《三一、创造、文化——根顿神学的诠释, Trinity, Creation and Culture\_An Interpretation of Colin E. Gunton's Theology》。香港：基道，2006。
2. Colin E. Gunton. Act and Being.UK:SCM Press, 2002.
3. 余达心。《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台湾：校园，2008。
4. Calvin, John。《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基督教要义》。上册。香港：督教文艺出版社，1996。
5.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UK: Oxford, 1959.
6. Paul Tillich. Utimate Concern - Dialogues with students.UK: SCM, 1965.
7. Paul Tillich.The Courage To be. US:Yale University, 1952.
8. Helm, Paul. The Providence of God. Leicester: IVP, 1996.
9. Paul J. Tillich etc., Edited by Henry P. Van Dusen. “The World Situation” , <The Christian Answer>.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8, pl-44.
10. 杨牧谷等。《坏鬼神学》。台湾：明风出版，2004。
11. Christopher Deacy. Faith in Film - Religious Themes in Contemporary Cinema. UK: University of Kent, Ashgate, 2005.
12. Zilia Papp. Anime and its Roots in early Japanese - Monster Art. Folkestone: Global Oriental, 2010.
13. Susan J. Napier. Anime from Akira to How's Moving Castle - Experiencing Contemporary Japanese Anim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4. 青井凡着。胡慧文译。《宫崎骏的动漫密码》。台湾：大地，2009。
15. 凌明玉。《宫崎骏动画世界的爱与梦》。香港：突破，2004。
16. 宫崎骏着。黄颖凡译。〈神隐少女 2001〉。《折返点：1997-2008》，。台湾：台湾东贩股份，2010，页 228-364。
17. イザヤ・ベンダさん、〈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日本教徒とユダヤ教徒の関係についてのテーマ〉、《日本人とユダヤ人》、山本書店、1970、頁 86-118。
18. Colin Odell & Michelle Le Blanc. Studio Ghibli - The Films of Hayao Miyazaki and Isao Takahata. Kamera books, 2009.
19. Helen McCarthy. Hayao Miyazai - Master of Japanese Animation. Stone Bridge, 2002.
20. Earhart, H. Byron. Japanese Religion : Unity and Diversity. Belmont : Wadsworth, 1982.

21. 李谷城。日本：东方太阳岛的神话。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0。
22. 青木保着。杨伟、蒋葳译。《日本文化论的变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23. 韦伯着。陈小娟译。《旭日再现——让基督荣光照亮日本》。香港：学园传道会，2003。
24. 张石。《靖国神社与日本生死观》。香港：南粤出版社，2015。
25. 陈润棠。《E 世代中的民间宗教——破迷、辟邪、赶鬼第三集》。香港：金灯台出版社，2003。
26. 香港差传联会。〈日本宣教工场〉。《往普天下去》。总第 181 期，2016/1-3 月号。
27. 温德、贺思德编着。PERSPECTIVE STUDY PROGRAM 华文编译团队译。《宣教心视野—文化视野》。台北：橄榄出版社，2015。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 46 期，2016 年 10 月**

**(蒙作者惠文刊载，谨此致谢！)**